

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Kuadu Novel Series



The Niaoshi
Street

鸟市大街

吕舒怀

◎著



别离之时，欢聚之时
哪一个时刻不是天时
指引你们到来指引你们前去
把少小的窄窄的胡同
走成异乡宽宽的大街
在当初窥伺的大人的秘密之外
你们披一身四面八方的风沙
荡的江湖岁月
，哪是河西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庫
Kuadu Novel Series



The Niaoshi
Street

鸟市大街

吕舒怀

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乌市大街 / 吕舒怀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7. 10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ISBN 978 - 7 - 5034 - 9314 - 0

I. ①乌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65687 号

责任编辑: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7 字数: 212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Kuadu Novel Series

目 录

第 一 部

第一章	我站在楼顶观风景	8
第二章	胡同三结义	20
第三章	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	35

第 二 部

第四章	仇恨入心	60
第五章	报复的方式	76
第六章	浑水江湖	91

第 三 部

第七章	把酒充英雄	114
第八章	越是艰险越向前	129
第九章	满城风雨疾	143

第 四 部

第 十 章	开学啦，开学啦	168
第十一章	“四眼狗”	182
第十二章	乌市大街的最后决斗	196

第 五 部

第十三章	“71 届”	218
第十四章	小道消息	233
第十五章	祸福相依	245
尾 声		258

第一部



江波体内潜伏、滋生着一种古怪的病，他自个儿不知道，我和许津生也不曾察觉。我们仨是从南市乌市大街胡同里长大的发小儿，特别铁的那种发小儿，曾经用传统的方式拜过把兄弟。成年后，各自有了工作，有了家庭，散落城市不同角落，自然而然就分开了。尽管同处一座城市，各忙各的极少来往。去年暮春的一天，借着同学聚会的机会，三人久别重逢，欢欢乐乐地度过了一些日子，随之，江波体内古怪的疾病便以古怪的方式爆发。

这几年社会上时兴老同学、旧校友聚会，阔别了几十年，快熬成老头儿老太婆了，忽然想聚一块儿叙叙旧，瞧瞧一个个的变成什么样儿。当然，总会有一个人出头联络，撒大网一般用手机召集散落在城市犄角旮旯的老同学，有人出钱在某饭店开几桌，或采取AA制方式聚会。大伙纷至沓来，见了面惊诧不已，唏嘘良久，竟然都会认出对方，说，你没变啊，就是头发白了，脸上皱纹多了。哈哈，还是不经年岁折腾。重要的是还活着，活着就好。

那次是江波挑头攒局，他在他哥哥江海的广厦投资有限公司当副总，财大气粗。他委托许津生负责联络，许津生这老小子在区政府机关当办公室主任，有本事，呼啦啦召集了五桌老同学，男的女的都有，全是从前南市“代代红中学”的校友。“狗不理”大酒店摆的桌，大家敞开了聊呀，喝呀，唱呀，乐呀，热热闹闹到下午两点半才散席，排着队地相互留手机号，依依不舍地道别

分手。人散得差不离时，江波没尽兴，暗暗攥住许津生和我的手，说：你俩先甬撤，咱仨的情谊深，跟他们不同。过去不光在一个学校，又在一条马路住，打小一块玩，结拜过异性兄弟。好不容易再碰着面。我当过你俩老大，我说了算，咱们另找地界儿喝酒聊天。于是，仨人离开“狗不理”大酒店，打车跑到南市食品街接着喝酒，从下午一直喝到黄昏，歪了歪斜走出酒店，拦下一辆出租车。老许指挥出租车司机满大街乱窜，一会儿往东一会儿朝西，毫无目的性。

我们哥仨绝对醉了，过去一块长起来的结义兄弟，平日里糊里糊涂瞎忙，聚一块儿就舍不得分手。坐后排座的江波说：从前我是你俩的大哥，今儿必须听我的。我事先声明啊，晚上可不许提回家，到哪儿再找个乐子玩玩？老许搭腔说：嘿，好哇，那咱来个绝的。别提搓脚、洗浴、泡歌厅什么的，俗！谁琢磨出来的乐子又绝又眼儿，夜宵我请了。老许打小属于根毛不拔的主儿，今儿个他主动提出请夜宵，让我们备受鼓舞，所以我和江波挖空心思琢磨，好让老许出回血。

我琢磨了好几种玩法，统统被老许用摇头毙掉。后来，江波不动声色地说：我有个主意——去“蹲老头儿”吧！他话刚出口，我们先怔住一下，少顷，不禁哈哈大笑。老许乐得直咳嗽，他一边咳嗽一边说：咳咳，呛死我啦。你呀，江总，小时候是坏杂杂，老了成老坏杂杂。甬说，这招儿绝，就“蹲老头儿”。“蹲”完“老头儿”，我花钱请客，谁也不许拦着。江波说：老许，从小到大你也该出回血了，我拦你我有病。

四十年前，“蹲老头儿”属于我们童年的一种恶作剧。那时候我们住在天津南市鸟市大街慎益胡同的大杂院里，大杂院没厕所，马路口的公共茅房有六个坑位，每天支撑周围上千口人的发泄。所以，它的坑位比电影院学生场的座位都紧张。排队是经常的事，谁来晚了，得候着，不管你是不是憋得死去活来，等哪位提裤子心满意足地站起来，你才配占据那个位置。每当吃过晚晌

饭，我、江波、许津生等五六个半大小子，一起向公共茅房发起冲锋，抢占下所有的茅坑，然后等待“蹲老头儿”。不久，陆陆续续上人了，有跟我们一般大的孩子，也有上年纪的老头儿。他们如饥似渴地恭候我们面前，等待其中某个人腾下位置。可我们偏偏不这样做，继续占着茅坑不拉屎。首先，那些孩子猜透我们的阴谋，纷纷跑出去另寻别的公共茅房，唯有固执的老头儿们依旧耐心等待。我们比他们更有耐心，有的老头开始焦急地来回溜达，有的嗓子眼滚动起难忍的呻吟——这不足以让我们放弃位置。终于，一个憋不住的老头儿痛苦地弯下腰，长满皱纹的脸上沁出汗珠，最后他可怜巴巴央求我们说：小祖宗们，麻利点儿吧，我拉裤兜子里啦！这时，江波打声口哨，其他孩子一同提裤子站起身，“呼啦”一下子奔跑出茅房——从那时起，我们领略到占据位置的重要性。

一眨眼，过去了四十多年，当时的淘气孩子已混成中年。不知为什么在那个春末的黄昏，非要去“蹲老头儿”？我提醒他们俩说：往哪儿“蹲”去？现在家里有卫生间，饭店、歌厅有洗手间，找不着公共茅房啊。老许听完我的话，有点得便宜卖乖：对嘛，这些年危房改造把茅房全改造没了，看样子“蹲”不成“老头儿”了。得，我这顿夜宵算告吹。江波从后面伸过手拍拍老许说：你想得倒美，夜宵你请定了。乌市大街那一带并没改造，过去的那个公共茅房还在。司机师傅，开快点儿，不要让外人抢先占了茅坑。

暮霭茫茫，丝丝缕缕的，好像稀疏的彩色纱织品。我们乘坐的出租车左拐右转，沿一条笔直宽广的马路行驶了十多分钟，便减低车速，靠路边停下来。我们三人钻出出租车，站路边东张西望，感觉这地界十分陌生。老许说：江总，你真喝高了，拉我们到哪儿啦？江波正抽着烟，说：乌市大街呀，咱们小时候待过的南市呀。老许，你忘本了。老许仍旧认不出来，蓦地，江波手指路口一处歪里歪斜的平房，激动地说：那不么，公共茅房！小时

候咱哥几个“蹲老头儿”的公共茅房啊！

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的公共茅房像个标志，标志着南市的过去，包括我们的少年时代。我在好几篇小说里提到过南市，它一直属于城市的“核儿”，就跟桃的核儿苹果的核儿一样，由它开始繁衍了城市。如今方圆十里的低矮平房区，曾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最繁华地界。如今它被一截两瓣，左边经过拆迁改造，盖起一片新大楼，号称“都市花园”。右边依然旧时模样，错落不齐的平房，老住户纷纷迁出，把房子租给外地打工仔和夜晚出没的小姐。左边的高楼与右边的平房群落形成一条夹缝，像胡同，更像一条小街。狭长的小街将两边隔断成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，那个令我们怀念的“公共茅房”依旧孤零零戳立街口。仨人小心翼翼地靠近茅房，仿佛靠近珍藏许久的秘密。

踏入茅房的那刻，我们彻底失望了——它被现在的人糟蹋得面目全非。依旧六个坑位和一条小便池，但坑池臃满，屎尿溢流，大便纸贴得满墙壁，到处狼藉不堪，臭气熏天。江波掉头奔出来，跑外面“哇哇”大吐，我和老许也随出来，捂住嘴一阵干呕。江波赶紧塞我一支烟卷，说：这儿哪是人待的地方。缓了好一阵子，我猛吸几口外面的空气说：完啦，完啦，鸟市叫外地人给遭尽了。老许有些幸灾乐祸：怎样着，我请你俩吃夜宵去不？我保证今儿个晚上买单不打镢儿。江波说：打住，我现在光想吐。老许咧嘴笑，说，我一笑，就觉着膀胱吃紧。等等，我方便一下去。

老许奔向公共茅房，钻入茅房后面的草丛里方便。片刻工夫，他恹里慌张地跑出来，一边喘粗气一边系皮带。

我奇怪地问：瞧你，老许，怎么啦，脸色煞白？老许说：别提，倒霉透了，我碰见了鬼，幸亏没让她认出我来。今儿个真扫兴，赶紧回家歇着吧。

老许先打的走了。我俩没顾得问老许碰见了什么，臆言的“她”指谁？以为他又想辙逃脱请客。

大街上只留下我和江波，沉默无语。西边天际燃烧着晚霞。

江波喃喃道：刘根，你记得吗，十五岁那年咱俩在这儿“拍军帽”。

我说，怎么不记得？那小子叫二宝，招呼来一大帮人，差点没把你揍死，后来你哥哥救了你。

少在我面前提他。江波忽然脸变色，紧紧攥住我的手。他的手冰凉颤抖。

他变得烦躁起来，手里反复玩弄一根抽半截的烟卷，扯开话题问我：还没有你姐刘丽的信儿？都四十多年啦。

我说：可不。自打她跟同监的狱友走后再没回来。连封信都不曾写过，也不知死活。你还惦着她？

江波陷进追忆，说：真的假的也算我的初恋。刘丽现在长成什么样，也该老啦？

我说：还用说，跟咱们差不多呗，老么咋嘛的。

他慢慢摇头，说：在我心里你姐仍然从前那样。初恋难忘啊！江波说着，抬头望着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商品房，幽幽地说：刘根，你们家过去就住这儿。都拆了，胡同拆了，大杂院拆了，一点影子没留。唉，我记着你家窗户通开源旅馆的楼顶。你小子总在那儿偷看，那些年乌市大街乱七八糟的事全被你瞧真真的。

我好像偷了东西被人家抓住了手，佯装无所谓地摇摇头。

江波发感慨：那些年那些事呀，拍军帽、打架、挂“货”、捅人，荒唐事干个够，要多刺激有多刺激。咱们的青春都撂在这儿啦。你说，咱们那时候的青春算什么色儿？红的？灰的？黑的？

我想了想，说：先是红的，后来变了色儿，变成灰不溜秋，最后混成杂色儿的。

江波认同地点点头：嗨呀，想起来呀，那可全是江湖啊。

江湖？！我觉着他用的词儿才够刺激。

第一章 我站在楼顶观风景

十五岁那年初夏里一天黄昏，我趴在楼顶的女儿墙边朝楼下的马路瞭望。那是个五彩缤纷的黄昏，西边天际飘着绚丽的晚霞，天色浅蓝，远方层层叠叠的楼顶和高低不一的烟囱映衬成灰色。几只蝙蝠“吱吱”叫着从头顶掠过，消失在浓稠的暮色中。

我伫立的楼顶是一家叫作“开源公寓”的楼顶，“开源公寓”实际是家旅馆，三层楼，在当时的南市算是高层建筑了。它临街，一条由东往西贯穿南市的乌市大街。此刻，乌市大街就在我脚下，我站在开源公寓楼顶北面，可以君临天下般地俯瞰乌市大街。

喧嚣亢奋了一天的大街刚刚沉寂下来，因为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消停了呼喊革命口号和播送革命歌曲，消散了一拨拨围簇人群中激烈舌战的辩论者，走光了不知从哪儿来又去哪儿的撒传单的人。生活回归了世俗场景：行色匆匆的路人，吹口哨骑车驰过的下班工人，还有追逐打闹的小孩儿。那些小孩儿我全认识，或和我住在同一胡同，或住在乌市大街。这会儿，他们在我的视野里缩成一寸高的小人。那个倚靠电线杆叼烟卷的女人，她三十岁出

头，烫发，我也认识她，小学同学高雪华的妈妈，我们背后偷偷管她叫“外国鸡”。她白天睡觉，夜里出没，爱也斜着眼瞥向面前经过的人，从中寻觅她的猎物。自打1961年度荒起，她便开始了带有秘密色彩的地下营生。这会儿，她手腕拴根细绳，由旁边坐马扎上的四十岁左右秃顶男人牵着，秃顶男人是会算命的瞎子，默对他看不见听得见的喧嚣大街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南市旅馆对面胡同口，“麻子李”独自坐着，面前放着码好棋子的棋盘，他等待有人跟他对弈。同我一般大的“傻贝儿贝”迈着标准的正步走向玉清池澡堂子东边，他每天如此，穿一身绿军装，腰扎武装带，胳膊系块无字红布充袖章，嘴边喊着“一、二、一”边沿鸟市大街西头正步朝东头行进，一天走两三个来回。偶尔，一两个走路歪了歪斜的酒鬼高声叫骂，相互搂抱着拖拖拉拉走向西边的南马路……

说得确切点，当时我手中握一把枪，一把铁的驳壳枪，装着弹夹，弹夹里有五颗子弹，塑料做的子弹，大约能射出去半米多远。没错，那是把玩具手枪，是我拿了奶奶的三十多块钱在南市商场买的。那时，十几块钱可不是小数目，相当于现在的好几百块钱。我把玩具驳壳枪架在女儿墙上，猫腰瞄向马路对面的南市旅馆。南市旅馆临街有个落地窗户，隔着玻璃窗可以望见里面坐着梳一条独辫子的姑娘，她叫申玉媛，十八九岁模样，在南市旅店当服务员，负责接待旅客。我说不清为什么总要瞄准她，真的不知为什么。她那条乌溜溜的独辫令我魂不守舍，仿佛变戏法的手中魔棒，一见它我的心马上就跳，跳得恹惶。申玉媛依然平静地坐在玻璃窗后面，头也不朝我这边扭一下。我觉着很没趣。

西面楼顶下有一条胡同，过去叫宝庆里胡同，现在改名为“永红里”胡同。街灯尚未燃亮，胡同显得十分幽暗。几个比我小五六岁的巴巴孩儿趴地上玩弹球，我闻到了葱花炆锅的味儿，也就是说整条鸟市大街家家户户都在做晚饭，这帮玩弹球的孩子该收手了。我的小学同学许津生和江波凑一块儿抽烟卷。家里大

人不允许孩子抽烟，所以许津生、江波俩人偷偷摸摸躲到这儿抽。永红里胡同属于十分僻静的地界，几乎鸟市大街所有偷偷摸摸的事全在胡同深处酝酿、发酵、滋生。小偷在这儿分赃，玩闹在这儿密谋，打人打群架，搞对象的躲这儿幽会亲嘴。而且南市一带的流氓强奸案，大多发生在这儿……

南面楼顶下是宝庆里小学，大门冲宝庆里胡同。现已改名为“永红”小学。一幢三层教学楼，不大的一块操场，两副篮球架子。此时小学校宁谧无人，红漆涂成的大铁门紧闭。搁白天，永红小学最热火朝天，如今学生不上课了，却成了形形色色人等聚会的场所，赶上什么最新指示发表，游行队伍在这儿聚集；造反派和保皇派辩论在这儿搭场子；批斗牛鬼蛇神，这儿是灯火辉煌的舞台……后来江波他大哥江海把“风雷激造反团”总部安在永红小学，这里更热闹了，犹如一场场大戏，天天开演，无尽无休。

陡然，我感觉非常亢奋，世间还有比偷窥更有意思的事吗？那些人毫无知觉地在我眼皮底下行走表演，竟然不会想象有一个人在高处窥视着他们……

我累了，躺屋脊上仰望长天。天空渐渐深下去，犹如一片深不可测的大海。这时，一声苍老的呼唤从家里响起：“根儿呀，吃晚晌饭啦。”是我奶奶叫我。我猝地跃起，疾步奔向那个洞，我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钻过洞，潜入阁楼，然后从阁楼爬下我家住的屋子，神情自若地出现在奶奶、姐姐刘丽面前。因为千万不能让她们发现我的秘密。

那时，我所有的秘密和通向开源公寓楼顶的那个洞有关。

其实，它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“洞”，不像大家想象的山洞、岩洞或是土洞什么的，它原本只是个窗户，通向开源公寓楼顶的窗户，被早于我家的住户用三层板堵上了。奶奶不知情，姐姐刘丽也不知情，我首先发现的，暗地里捅开，成了我的秘密通道。

说起我家也很复杂，与众不同，套用现代京剧样板戏《红灯记》的创意：奶奶不是我的亲奶奶，姐姐也不是我的亲姐姐，我们本不是一家人。奶奶原来孤身一人，在我们居住的慎益里胡同当居民代表。她先“捡”了我，后“捡”了姐姐。姐姐是拾毛蓝的流浪儿，五岁那年奶奶收留了姐姐，奶奶姓刘，给姐姐取名刘丽。我呢，奶奶在鸟市大街公共茅房门口捡的，那时我刚出生五十多天，奶奶把我抱回家，取名刘根。奶奶自有她的道理：既然不知抛弃我的亲生父母姓甚名谁，等于打小没了根，就该叫刘根——留住不知谁家的“根”。

不同根的三口人住在慎益里胡同大杂院三楼的一间小房，不足十平方米。一张木床、一个五斗橱和一只水缸占据房子大部分空间。小时候，奶奶、姐姐、我睡一起。我和奶奶躺一被窝，枕在她山丘一般的大肚子上睡觉。稍长一些，奶奶躺中间，姐姐睡外边，我睡床里。我长到七八岁时，奶奶让许津生他爸爸搭了阁楼。那时的阁楼同现今如今的阁楼具有天壤之别，特别简单，就是在床上的半空架起和床一般大小的睡觉地界，只能躺不能坐，坐起脑袋碰房顶。每天我爬阁楼上睡觉。有一天，我的脚丫子无意中碰了外墙，发觉很薄很空洞。趁奶奶和姐姐不在家时，我扒开了，啊，外面是一片广阔的新天地。

第一次站在开源公寓楼顶，我把自己当作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高举玩具驳壳枪，冲着天空大声喊叫——“冲啊，同志们冲啊！”然后，围着女儿墙来回奔跑，跑了一圈又一圈，嘴里叨念着电影中革命英雄的豪言壮语。什么“我是李向阳……”“为了新中国，前进……”“向我开炮，向我开炮……”“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……”末了，我跑累了，四仰八叉地躺在楼顶，想象自己像电影中的人物那样光荣负伤，奄奄一息，战友们簇围身边，我从口袋掏出一张纸片，说：“同志们，革命一定会胜利的。请替我交党费……”

一般情况下，奶奶她俩不在家的时候，我才会溜到旅馆楼